

苡菲◎著

醉攻心

之

如妃当道

上

继《后宫·甄嬛传》后
再掀古言狂潮

紫禁城那抹红的吕洞，现在！谁的魂！
又染红了谁的双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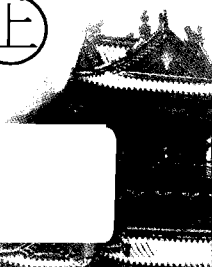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苡菲◎著

醉攻心

之
如妃当道

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醉攻心之如妃当道 / 苡菲著. —长春: 北方妇女
儿童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385-7137-0

I. ①醉… II. ①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85709号

醉攻心之如妃当道

作 者	苡 菲
出 版 人	李文学
责任编辑	李少伟
版式设计	刘碧微
开 本	700mm × 980mm 1/16
字 数	820千字
印 张	41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31-85644803 发行科: 0431-85640624
网 址	http://www.bfes.cn
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ISBN 978-7-5385-7137-0 定 价: 46.00元 (全2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431-85644803



目录

一	姐妹	001
二	殿选	013
三	涟漪	025
四	慑心	040
五	浮华	060
六	暗察	081
七	秋季	101
八	劫难	118
九	预兆	134
十	交锋	149
十一	无力	166
十二	伤逝	184
十三	转机	191
十四	云雾	213
十五	回銮	232
十六	意外	254
十七	角逐	276
十八	盼来	300



—

姐 妹



闺阁内萦绕着浓郁的桂香气，浓稠的味道沁在心尖儿上泛着说不出的甜腻。婢女们手捧着绫罗锦衣、各色珠花静默地立在一旁，看着夫人精心地为二小姐装扮。

“你怕什么，如今你才是钮钴禄家嫡出的女儿，她不过是个没娘的主儿，还敢与你争高下么？”说话之人正是善庆的续弦夫人那拉氏——钮钴禄如宝的亲额娘。

“额娘说得有理，如宝才是嫡出的女儿，理该由我去向嘉亲王奉茶。可是阿玛他似乎更偏向如玥。”

那拉氏仔细理顺了如宝插在鬓边那支流彩飞凤簪柔滑垂下的几许细丝流苏，又抻了抻她琵琶襟的上衣：“让额娘好好看看，嗯，我的如宝颜炜含荣，保管让人一见倾心。若是嘉亲王府意于你，往后的事便也就好说了，额娘心想以你的姿色，艳冠后宫、光耀门楣不过是指日可待之事。其余的人事你不必挂心，额娘自有安排。”

如宝听了赞许之言，下巴稍稍仰起，巧笑嫣然道：“额娘放心，女儿这一见必能拢住嘉亲王的心。再不济也是侧福晋的命数，自然不会让那如玥有机会入宫。”

“那是必然。为娘这么看着，如今的局势对嘉亲王十分有利，说不定日后妻凭夫贵，我儿便是正经的宠妃，又或者荣登凤座也未可知。”

那拉氏眸光精闪，无限期盼，转眼又显露鄙夷之色道：“那如玥算什么东西！狐媚的样子一点不输给她娘。”

如宝一听，舒展樱唇娇笑不止：“都是哪一年的老皇历，额娘您还放不下么？如玥她额娘只怕这会儿尸骨都黄了，哪里还能狐媚。到底是您受了她的气这么多年，总算扬眉吐气了。”

“不说这个还好。”那拉氏柳眉倒竖，不由将眉眼拉高了几分，“她去了整整三年，老爷才舍得将我纳为正室。三年！女人绝美年华的光阴，能有几个三年经得起如此的消损耗折？”

说到痛处，那拉氏的神情糅杂了哀戚，语重心长道：“所以如宝，你一定要谨记，

身为女子什么都能与人分，唯独夫君的心无论如何也要拢在自己手心儿里，攥紧！”

“好了，别耽搁了时辰，赶紧去吧。”那拉氏催促两名侍女随了如宝去奉茶，随即召唤来府里掌事的崔嬷嬷，“只管吩咐人盯紧了，说什么也别让如玥那丫头闯进去。”

崔嬷嬷何尝不明白那拉氏的心意，眉眼里笑意愈浓：“夫人安心就是，如宝小姐清秀可人，知书识礼，相信嘉亲王惊鸿一瞥就再也忘不了了。即便是那不应该的人闯了进去，只怕也是徒增笑料罢了，哪会有人瞧上一眼。”

那拉氏细细抿了抿红唇，笑里添了几分不屑：“好容易才有这难得的机遇，嘉亲王与贝勒爷能贵步驾临咱们府上，哼，说什么也不能让那狐媚子搅了局，也幸而本夫人早有准备。”

崔嬷嬷随了那拉氏一并往回走，抬头看了看一碧无云的澄蓝天际，心想这天公总有敞亮的时候，人心却总是难以捉摸。她自然也懂得，主子的事从来轮不到她来插嘴，只不过，任是谁心里也跟明镜似的，论才貌论品学，二小姐如宝哪里及得上大小姐如玥的一半呢！

与此同时，善庆正于书房陪同贵宾叙话。

深秋的莲花渐渐落败，莲蓬却渐渐长成，三根两根擎出稀稀疏疏的荷叶，泛起金秋的颜色。绿水环绕，红鱼嬉戏，议事的书房就建在这一片金灿灿的活水中央，别有一番情调。

书房内，善庆、朱珪正陪同嘉亲王、贝勒爷议事，只因书房周围是一汪清水，容不得生人靠近，所以畅所欲言更为自在。

善庆乃是兵部主事六品京官，原算不得多高的官职，只因与嘉亲王的恩师安徽巡抚朱珪交好，这才有幸做起了东道主，以议事的名义邀请两位皇子过府一聚。

不远处的小舟缓缓而来，善庆最先瞧见，愧笑道：“说了这好一会儿话，才奉茶，是奴才招呼不周了。”

嘉亲王远比善庆预想的更为随和，儒雅的气度虽不及皇上威严，倒更显得格外沉稳：“主事言重了，既是在你府上做客，随意便好。何况聊在兴头上，倒也不觉口渴。”

正说话，小舟便靠上了书房岸边，嘉亲王随行的侍卫防御性地握紧了宝刀，显出担忧的样子。舟上的帏帘才撩起，一个翩翩婀娜的身影柔弱无骨一般地走了出来，盈盈欠身恭敬而不失柔婉道：“钮钴禄氏如宝奉父命前来为嘉亲王、贝勒爷奉茶。”

善庆一怔，竟不想来奉茶的会是二女如宝。分明事先与夫人讲明要如玥前来，怎么会……一口气咽不下，善庆觉得胸口沉闷。这那拉氏总归没有将如玥视作嫡亲骨肉，到底是偏私自己的女儿一些。

钮钴禄家的女儿总避不开入宫的命运，如玥机敏聪慧，心头也高，若能入宫自然是

家族的福气。只是如宝难免任性，且远不及姐姐伶俐，只怕当真有幸入宫，以她的脾性早晚也会酿出祸事。心中有此计较，善庆更是冷汗直冒，脊梁一阵阵寒凉。无奈当着贵客也不好发作，只得随笑：“小女如宝冒失了，请王爷见谅。”

嘉亲王只和颜一笑：“怎么会？”随即挥手令侍卫退下，却也没有多看如宝一眼。

朱珪何曾看不出旧友的心思，却也瞧出嘉亲王并不上心，忙打圆场玩笑道：“也是沾了王爷的光，才劳烦二小姐亲自奉茶，荣幸之至。”

如宝敛不住喜色，款款走进来，将婢女捧着的四盏茶依次献给在座四人，柔声道：“嘉亲王请用茶，贝勒爷请用茶，朱大人请用茶，阿玛请用茶。”

嘉亲王接过茶盏并未言谢，只轻轻合了盖子，嗅了嗅，迟疑了片刻，却没有饮下。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竟也没搁下，就这样托在掌中，静默垂首。

贝勒爷有些诧异，不解道：“二小姐？怎么不是大小姐来奉茶呢？据我所知，善庆家的大小姐似乎也尚未出阁。”

如宝听了这话，气更是不打一处来，面上仍然带着柔和的笑意：“回王爷的话，姐姐身子不爽，不便奉客。”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珠一丝不错地停在嘉亲王的面庞，柔和且暧昧不清的眸光来来回回将嘉亲王打量了一遍又一遍。

好一个相貌堂堂的王爷，这样威严沉稳，必然是后继之君。如宝心头欢喜，恨不能马上就得到他的回应，只是嘉亲王一直垂首不语，并未有半点留意。

“哦。”贝勒爷轻应一声，自顾自地吹散了茶气，深饮一口尚未咽下，便扑哧一声喷了出来，不偏不倚正喷在面前的如宝身上。

他略微恼怒，嗔道：“这是什么茶，怎么这样咸涩？”

朱珪好不容易才咽下口中的怪茶，庆幸自己只是浅尝了一口，并不像贝勒爷这般失态。可这茶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他只好无辜地投了一束诧异的目光，向善庆求解。

善庆的茶还未入口，就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住了，一时之间他也是一脸的茫然，无言以对。

如宝自知闯了祸，心中恨恼不已——定是如玥做了手脚，存心让她出丑，又被贝勒爷喷了这一身水，羞愤难忍。且不说一身湿漉漉地难受，连面上的妆容怕也是花了。众人又齐刷刷地向她投来质疑的目光，她真恨不得找条地缝儿躲起来才好。

善庆的汗珠子如雨后天笋一般密密麻麻地冒出来，颗颗寒凉无比，顺着淌下来，所经之处一串凉意汇集于心。本想着好心撮合如玥与嘉亲王，却不料被这不明大义的夫人、不懂世故的二女儿搅成一团乱麻。这可怎么是好？

“这茶？”朱珪含了半句话在口里，却表不得态，毕竟嘉亲王没有饮下一滴。

善庆虽然也没喝下这茶，但见如宝慌张得不行，便知不妙。想着关键的时候自己再不能慌乱，遂镇定了心神缓过劲儿来：“奴才失察了，请王爷息怒。还不快去换些好茶呈上来！”

眼余光瞥过嘉亲王的脸庞——依然镇定自若，只是眉眼间融了些奇异之色，不那么明显能瞧出心意。

如宝这才醒过神来，慌乱道：“是，阿玛，女儿这就去换。”刚起身，却听书房外清凌凌的水声响动。

“茶到——”清亮亮的嗓音来自衣袂飘飘的青衫少年，他乘着简易搭造成的竹筏轻摇慢晃，荡水而来，正停在书房前。身后跟着的小厮双手捧着金丝楠木呈盘，四盏茶平稳地搁在盘上，竟纹丝不动。二人从容不迫地停在书房前，双双跪地：“奴才奉茶来迟，还望王爷恕罪。”

嘉亲王不觉露出笑意，这让贝勒爷很是稀奇。明明不是好茶，失了礼数，怎么皇兄不怒反乐？这样琢磨，反倒觉得更有意思，看来小小一盏茶内必有玄机。

善庆细细一看，慌了的心神这才镇定下来——青衫儿郎不正是如玥么？

朱珪赔笑道：“既是好茶到，只管呈上来。”

如玥施过礼稳稳起身，双袖带风一般走了进来，眉宇间添了一股飒爽英气，双目灼热的光亮正与嘉亲王沉稳的目光相遇。她没有慌张局促的神色，稳稳当当地停在众人面前，眼眸如同一汪碧水般清澈：“方才二小姐呈敬于两位王爷、朱大人的不过是茶前的漱口茶，此一杯才是真正的奉客香茗。沛双。”

身后立着的小厮正是如玥的贴身侍婢沛双，听了小姐的吩咐，她绕开二小姐如宝，恭敬地走上前来呈上香茗。

朱珪只一眼便认出了这茶盏乃是宋代的官窑，描金的花样正是“寿山福海图”，心道盏内定是鹧鸪斑的样式，格外珍贵非凡，足见此茶果真并非普通的香茗。如此一想，心神渐渐安定下来——果然老友是有备而来。

众人的注意力无疑在茶盏之上，而如宝却不同。她的心非但没有平静下来，更因如玥的突然出现而火燎一般难耐。尽管如玥压低了嗓音说话，尽量摒弃女儿的柔婉，也改变了昔日的女装扮相，可相处了十数载，即便是她烧成灰烬又如何分辨不出来！

额娘真是一点儿也没有说错，狐媚的东西何时都尽显狐媚的样子。明明已经吩咐了下人，不准给她木舟乘坐，她却偏偏能变着花样弄来竹筏子。

心头一恨，如宝的面容难免不好看，本就花了妆容，这下子看起来更是形同怨妇，丑陋不堪。善庆见了如宝这副尊容，真恨不能立时将她请出去才好。所幸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敬茶的如玥身上，未曾瞧见心思这样浅显的如宝。

茶才递到嘉亲王手中，如玥便是一颤。

他的手竟不经意地触到了自己的手，那感觉好似有一股暖流经过并传进心里，带着一股令人陌生的慌乱。纵然她早已千百次地幻想过见到他时的情景，却也难耐这样的亲昵。

嘉亲王何尝没有注意到，眼前的少年非但没有喉结，小巧的耳垂竟还有暗淡的耳洞

痕迹，再细细看她的眉宇，显然是精心将秀眉描粗了些许。更何况她的双眼迸射出的，岂止是好奇与崇敬的光芒，分明还有些许的羞赧与慌张。

揭开茶盏，清香与略微苦涩的味道清新清冽。嘉亲王没有多想，浅尝轻抿，唇边便溢满了笑意：“‘闽中造盏，花纹鹧鸪斑点，试茶家珍之。’这样绝好的茶盏，配以苦涩清冽的香茗，使味道融合、蕴入了清新，沁人心脾。”

贝勒爷咂咂嘴，兀自笑道：“的确有几分新意，只是本王并不能品出此乃何茶，还请公子赐教。”

善庆留意到嘉亲王的赞许之色，老怀安慰，看来如玥果真没有令他失望，赶紧趁机摆了摆手，示意呆呆立在一旁的如宝退下去。

如宝本就憋了一肚子气，如今见阿玛这般偏心如玥，更是气恼不已，她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败下阵来，阿玛的用意她也只作不觉，迟迟不愿退避。

好一个钮钴禄如玥，当真是我小觑了你！越想越气，如宝的双眼恨不能喷出火来，将身前的如玥焚成灰烬。

然而如玥却从容不迫，稳稳开口：“此茶名曰‘正心’。”

朱珪并未认出眼前的人就是如玥，只是看“他”沉稳，心头也畅快了些，接茬儿问道：“正心茶，莫非有正心之效？只是不知这‘正心’该如何理解？”

嘉亲王见恩师朱珪来了兴致，也免不了附和：“就请公子为我们讲解一番也好。”

如玥学着男子的样子，双手作揖恭敬一拜，才稳重开口道：“《大学》一书曾有明言——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如玥虽不才，却也知唯有‘心正’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今日敬奉各位贵客之茶，是以莲心儿、苦丁煮水冲泡而成，虽然苦涩四溢却掩盖不住香冽的茶气，也取‘卧薪尝胆’发奋之意。还望两位王爷与朱大人不要嫌弃才好。”

善庆合眼一笑，捋了捋三寸胡须，心中跟明镜似的，“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如玥必定能顺利入宫，陪王伴驾不过是早晚之事。

嘉亲王爽朗一笑，心情甚好：“果真如你所言，此茶确有‘正心’之效。”贝勒爷并未领会其中含意，也未看穿如玥的真实身份，饶是如此，他也能觉察出皇兄心境的爽朗。

细细想来，许是那少年口中所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关乎的皆是治国安邦的道理，皇兄如此愉悦，莫不是正说中了他的心思？贝勒爷饶有兴味道：“看来酒不醉人人自醉，这茶果然别有一番滋味。”

“十七弟也这般觉得，甚好。”嘉亲王索性托起茶盏，一饮而尽，沉稳之中敛藏了不少儿女心思：这如玥果然是钮钴禄氏的一颗明珠，若有幸能陪伴在侧，岂不妙哉！

朱珪与嘉亲王相处的时日不短，深知其内敛而沉稳的性子，怎么今日却这样按捺不住，莫不是另有乾坤？再细细看看好友深含期许的目光，心中便有了计较，更何况如宝

脸上那隐忍不住的嫉妒早已说明了一切。

眼前的青衫少年，不正是钮钴禄家的大小姐如玥么！

既然如此，何不顺水推舟促成好事。朱珪便道：“若是老朽没有尝错，这道正心茶所用乃是乌龙茶品，名唤‘凤凰水仙’。”

如玥面露喜色，轻微颌首，赞道：“朱大人果然见识渊博，如玥佩服。”

“凤凰水仙，好雅致的名字！”贝勒爷也啧啧称赞。

朱珪喜不自胜：“大人这里不仅景色雅致，香茶雅致，就连这奉茶之人也是极为清秀雅致的。老朽觉得甚好，只是不知是否合王爷的心意？”

如玥闻言也略微有些忧虑，循着话音朝嘉亲王看去。他的目光依然是沉稳至极的，只是眉眼的笑意越发掩藏不住。

这样想来，如玥心里更是疑惑不定。究竟他对自己仅仅是欣赏，还是有其他什么？深深吸了一口气，如玥坚定了主意——既然心之所向，何不挑明了话头，扭扭捏捏从来不是她钮钴禄如玥的性子。

于是，如玥大胆开口：“王爷喜欢这香茗，不如小人再诵诗一首助助兴可好？”

贝勒爷接话倒快，欣喜得不行：“来善庆这里品茗，竟还有这等好处。只是不知你要诵读何诗？”

“既然此茶是上等的‘凤凰水仙’，那如玥便择一首与凤凰有关的诗来诵。”如玥眼眸一转，心上已然有了主意，清亮了嗓音道，“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凰兮凰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

“无耻！”如玥的诗才诵完，如宝已经按捺不住心意愤愤斥道，好在只是随口之声，并不能被众人听见。她就是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同样是阿玛的女儿，何以如玥就这样深得父心，而自己究竟差在了哪里。

一边是如宝的怒目以对，另一边则是嘉亲王的心领神会，难得显露这样柔情的笑意，对上如玥水亮亮的眸子，便知彼此心意。

如玥得了这样温存肯定的目光，心上一喜，脸上瞬间洋溢着绯红之色，缓缓显露少女的娇媚。她含羞而笑：“如玥告退。”

贝勒爷到底少不更事，不如嘉亲王沉稳老练，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似的道：“不是才说的治国之道么？怎么又扯上了男女之情？这会儿，怎么又退了下去？”

朱珪闻言大笑，道：“贝勒爷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善庆也笑道：“果真如此，果真如此！”

回身退去的时候，如玥瞪了如宝一眼，轻声道：“别妨碍两位王爷在这里畅谈，你随我来便是。”

如宝愤愤不已，轻巧地向在场的各位欠身行礼，脸上的怒意忽然转为笑意，极尽柔婉道：“如宝告退。”

如玥并未乘坐载如宝来的小舟，而是吩咐沛双道：“扶二小姐上竹筏，往咱们院子里去，我有话说。”

“你说去就去，凭什么？”如宝的声音不大，抵触的情绪却很高。立在书房门外的护卫显然听见了她的怨愤之声，只含蓄一笑，正被如玥瞧进眼底，再细细一看，这男子精壮得紧，身形与样貌皆属上佳，绝非一般的侍卫。

对上他乌黑的眸子，如玥歉意而笑，显出东道主的风范，又转身对如宝斥道：“身为钮钴禄家的二小姐，你是觉得自己还不够丢脸么？只管随我去就是，休要再言！”

这话正说中了如宝的痛处，今日若非如玥在茶里动了手脚，自己怎么会成为众人眼里的笑柄？丢了面子事小，失了入宫的机遇事大。皇上年事已高，新君登基是迟早的事，只怕今日不能得嘉亲王垂青，日后想要飞上枝头更是难上加难。

如宝越想越气，死命地忍住眼底噙满的泪水：“去就去，还怕你不成么！”沛双机灵，自然明白大小姐的用意，于是表面柔和地扶着如宝上了竹筏子，实则是紧紧钳住了二小姐的手臂，令她不能挣扎，想逃也逃不掉。

“都不许跟着，只管将木舟划回后庭的何华池。”如玥径自上了竹筏子，原本就不堪重负的竹筏更是颤颤巍巍，三个人立在上面难免有些危险。

如宝哆嗦不已，心想这样的筏子竟也能站上三人，实属不易。虽想挣脱，但若是不慎落入水中，岂非更为难堪？只得眼睁睁地看着陪伴她的婢女悻悻乘木舟退去。

沛双自幼习武，不似一般手无缚鸡之力的婢女。如宝只觉得手腕快被沛双折断了一般，痛不可当，只是碍于离书房太近，她也不敢大叫出声，只能压低了嗓子怨愤道：“快放手，都上这竹筏子了还怕我跑了不成么？”

如玥轻轻颌首示意，沛双才不情愿地松开手。如宝好不容易得以松脱，忙不迭地卷起袖子，细看自己腕处的瘀红，心疼道：“真是岂有此理，你竟敢以下犯上，本小姐一向珍视自然的容颜，岂容得你这奴婢黑心狠手若此！再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若有半点闪失可怎么办？本小姐必然知会额娘，重重治罪于你！”如宝凌厉的目光狠狠剐过如玥的面庞，“真是有样学样，什么样的主子调教出什么样的奴婢，一样的阴险歹毒！”

沉闷了好一会儿，如玥才淡淡睨了如宝一眼。

“今日之事，若非你与你额娘心术不正在先，我也不会做得这般绝情。”如玥仰起头，双目平视远方，沛双则以木桨轻而易举地改变了竹筏的方向，朝着远离后庭的华兰池而去。此时三人已远远离开书房一段距离。

“小姐，拐进了华兰池，这儿就瞧不见我们了。”

沛双这话一出，如宝的眉心便是一跳：“你们想干什么？带我去华兰池做什么？”

“这会儿才晓得怕么？”如玥笑得很轻柔，细看之下又似乎并没有笑意，“混在我数面水里的桦树汁并不算少，若真用来洗脸，只怕这会子肌肤早已溃烂了。这样的歹毒用心，还敢大言不惭地说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她淡漠地打量眼前的如宝，倒也有几分姿色，却偏偏生得蠢笨无脑，只会与自家人为难，争一时长短。就凭她这样浅显的心智还奢望入宫，只怕到头来赔了性命，甚至连累满门。

提及自己的生母，如玥的心揪得有些紧。额娘何尝不是绝美的人儿，蕙心兰质，知书识礼，却偏偏天妒红颜，三十出头便香消玉殒，白白便宜了那拉氏那卑微之躯。

忧思难解，如玥双目所能触及的地方，皆是浓浓的深秋留下的暗淡之色，分明是枯黄萧条满目瑟瑟，却偏偏总有人爱说“金风玉露好时节”。除了心里空落落的，根本没有什么其他的滋味。

如玥不说话，如宝更是大气也不敢出。此时仅仅她一人在，连个帮手也没有，一颗心悬在半空中，猜不出如玥到底有什么企图。

说到底，是额娘想出的主意，撕烂了阿玛为如玥备妥的新衣，将桦树汁混进水中企图毁了她的容貌；也是额娘吩咐了人，不给如玥使用木舟，料想这样她就无法前来书房坏事。就连如宝自己也满心以为，这接二连三的招数如玥是怎么也躲不过去了。却不料她还是来了，还是出现在了嘉亲王面前，还让她钮钴禄如宝出了丑。

难道如玥真的就这么聪明么？还是自己当真不及她一半？如宝沉下面容，心反而静不下来。那华兰池浮萍满湖，是离后庭最远的静湖，远也就不必说了，那里还……

越是这样想，如宝的心越紧，恰如跌进大海的石块，随着水波晃动一点点地下沉。下沉也就罢了，沉到湖底也算是有了着落，可偏偏这水承力，三摇两晃的一时就是沉不下去。

“二小姐，你可还记得兰姨娘？”沛双猛然提了一句，惊得如宝双膝一软险些跌倒。

“沛双，你胡嚼什么！”如宝哆着胆子呵斥道，“什么不好说，偏偏提起那已死之人，更何况人都死了这么许久。”

如玥扑哧笑出了声，轻蔑道：“怎么，钮钴禄家的二小姐也会怕么？我当真以为你不知天高地厚呢！”她踢了踢水面，激起水花飞溅，也不管是否沾湿了自己的鞋履，“记得兰姨娘是最喜欢看鱼的，又喜静，平日里总爱往这华兰池边立着，一站便是一整日，不知疲倦。而这华兰池本也不叫华兰池，阿玛以兰姨娘的名讳命名此湖，可见对兰姨娘的一番情意。”

沛双会意一笑，接过如玥的话头说道：“老爷重情义，待夫人总是极好的。那时候，除了夫人，也就只有兰姨娘能分得一些恩宠，那拉姨娘只怕数月也见不到老

爷一面。”

“那又如何？”如宝战栗不已，只觉得身上的每一根汗毛都立了起来，加之湖水湿气来袭，整个人如同陷入水里一般，格外难受，偏嘴硬得不行，“分明是她自己短命，跌进了水中，这才香消玉殒，和我有什么相干？”

如玥冷笑一声，陡然增加了如宝的惶恐不安：“真的没有一丝相干么？兰姨娘自幼在溪水边长大，熟悉水性，怎么会溺毙而亡？若非有人以钝器或重石将她击晕，丢下水去，她会连挣扎呼救也不能？”

面前立着的如玥，脸色阴晴不定，目光森冷锐利，意图撕裂如宝的伪装，揭露她内心最仓皇恐惧的往事：“是你！是你亲手打晕了兰姨娘，狠心推她入水，是你害死了她，是你！”

“不是，不是这样的，不是……”如宝着魔一般捂住自己的耳朵，拼命地晃头，口里连连不断地吼道，“不是这样的！不是，不是……”

竹筏子因为如宝突然的躁动而摇晃得厉害，大有翻倒的趋势。

“沛双，给我拉开她双手，不许她不听。”如玥并未有一丝惊慌，反而泰然自若地俯视蜷缩身子跪倒在自己脚边的如宝，厉声道，“自从兰姨娘溺死在这湖里之后，成日会集的鱼儿都游散了，华兰池竟连荷花也开不起一枝，满是浮萍乱藻，密密地悬在这湖面上。”

如宝听了她的话，四处张望，恨不能立刻找出一枝盛开的荷花，无奈映入眼帘的除了浮萍，还是浮萍，果真连水里的鱼儿也不曾瞧见一尾。

“钮钴禄如宝，你信不信？兰姨娘的冤魂从未离开这湖，就这么日日看着你，盼着你，等着有朝一日你能下来陪她，向她忏悔。”如玥淡定地瞧着眼前惊慌失措、形同疯妇的如宝，心里别提有多痛快。

“不是的，你胡说，你胡说……”如宝的双手酥软得不能动弹，头却不停地摇晃，如同小儿把玩的拨浪鼓。

“沛双，丢她下去，好好与兰姨娘叙叙话。”如玥的声音沉稳如常，面露傲色，“与我钮钴禄如玥作对之人，从来不会有好下场！”

沛双扯了扯嘴角，悦色道：“二小姐，那奴婢就送您下去好好与兰姨娘叙叙话吧！”

“你敢！不要！哇……”如宝慌乱的喊叫声未落，沛双轻巧地伸腿，利落一扫，只听扑通一声，激起的千层水花溅湿了如玥的衣衫。

水腥难耐，如玥以手遮鼻，淡漠地盯着水中仓皇挣扎的如宝，眉心缓慢而轻柔地蹙紧：“方才还一副趾高气扬的小姐模样，这会儿倒成落汤鸡了。”

如宝根本听不清如玥的声音，就连想要呼救也无从张口，浮藻绿水四面八方灌进口鼻耳中，呛得她几近窒息，极大的恐惧迅速袭上心头。她钮钴禄如宝才十三岁，正是绝

好的年华，怎么会这样白白死去。

老天啊，为什么你这样偏私，为什么把最好的都给了如玥？

绝望与死亡的恐惧占据了如宝的心，她只觉得身子越来越重，下沉得越来越快，或许她再也不能入宫了吧……

“行了，呛够了。”如玥淡淡地扬起眉毛，似多有不忍，鼻子一酸，眼底涌起了泛红的泪意，“拉她起来罢。”

沛双使了好大的力气，才把如宝从水里捞上来。一手揽着她的腰腹，令她俯下身去，另一手以肘朝背部一击，弯着身子的如宝一口水喷了出来，随即便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喘咳。

待呛进口的水吐了个干净，如宝便失去了意识，无力地昏厥过去。这样的惊吓岂是一时可以消去的，想是要梦魇好一阵子了。

“小姐，真是便宜了她，还不如就这样溺死得了，反正留下也是祸害。”沛双极不情愿地嘟起嘴，怨恼不已。要不是一早得知那敷面水不洁，这会儿大小姐的花容月貌恐怕早已溃烂不堪了。

如玥叹了一声，软软的口吻像是自我安抚：“到底也是我的血亲妹妹，即便不为她着想，也要顾着阿玛的心哪。”如玥垂首看了看如宝白净的面庞，沾着几片绿藻，浅浅一笑，“送她回去吧，有了这次的教训，相信她能安分一段时日了。”

沛双点点头，不再多言什么。对她来说，大小姐的话就是圣旨，她只要照着做就绝不会错。

将如玥送回春苑厢房后，沛双载着昏迷不醒的如宝往那拉氏的秋水阁去。

那拉氏已经等得焦心了，只见陪同如宝去奉茶的侍婢都回了夏苑，就是不见如宝的身影，心想成与不成，总要传个信儿回来吧？如宝这孩子，做事就是没有交代。

这会儿见有竹筏子来，崔嬷嬷欣喜得不行，忙唤那拉氏来看：“夫人，您快来瞧瞧啊，有竹筏子过来了。”

“是么？我瞧瞧。”那拉氏心急，闻声紧忙就走了出来，“那湿漉漉躺在竹筏上的是谁？”

崔嬷嬷一眼就认出了划桨的侍婢是大小姐的近身沛双，她无端不会轻易来秋水阁，如此说来，那湿漉漉的人儿便是——二小姐！

“这……夫人恕罪，老身看不真切。”崔嬷嬷暗自得意，眉头并没显露松快之意，与那拉氏一样忧虑地拧着。

那拉氏越看越觉得不对劲，那湿人儿身上着的不正是滚金边的琵琶襟上衣，如宝今日穿的那一件儿么？

“不好！”那拉氏大叫一声，团粉脸刹那间惨白失色，“崔嬷嬷，快去叫人来帮

手，是如宝，如宝落水了！”

“哎哟！这可怎么办？”崔嬷嬷不敢耽搁，紧着唤了几名小厮来。沛双动作麻利，已经停在了那拉氏眼前。

“如宝，如宝你这是怎么了？快醒醒啊，别吓额娘啊！”小厮托架着如宝走上岸，那拉氏慌里慌张地扑上去，哭腔道，“早上还好好的，这会儿怎么弄成了这个样子？”

眼见着如宝昏迷不醒，那拉氏五内俱焚，焦急地顾不上追问一直候在竹筏上的沛双究竟发生了何事。沛双等得不耐烦了，懒得看那拉氏疼惜哀号的嘴脸，遂道：“回夫人的话，二小姐献茶时出了丑，想不开竟然投了华兰池自尽，幸而大小姐心肠宽善及时救下，否则这会子只怕下地府去了，哪里还听得到夫人你这样的哭号。”

沛双心里乐开了花，鹅蛋似的小脸上满是得意之色，如同自己是救下二小姐的大恩人一样。

那拉氏瞥她一眼，恨意难纾，恼火得如同要吃人：“谁不知道钮钴禄如玥看我们母女俩不顺眼，救人？我看你这分明就是要杀人！好你个黑心的钮钴禄如玥，竟然欺负到本夫人头上了！”

看着夫人怒不可遏的脸上挂满担忧的泪水，崔嬷嬷及时拦道：“夫人，还是先照拂二小姐要紧，旁的事从长计议不迟。何况府上有贵客，不宜声张……”

“回去复你家小姐命，如宝若有三长两短，定要她陪葬！”那拉氏咬紧贝齿，怒目相向，心如同被戳了个窟窿一样，硬生生地疼。

沛双并不以为意，轻灵地划开竹筏子，扬长而去。

回到春苑时，沛双见小姐已经换好了衣裳，且身上还透着淡淡的兰花清香，不觉笑道：“小姐沐浴过了，还是兰花蜜汁勾兑的浴汤。”

“就你鼻子好使，鬼灵精儿。”如玥浅笑时，眼眸熠着遮不住的光彩，敛了些许揉进眼底，还是那样好看。沛双不能自己地入迷，只觉得眼前的小姐定是画上走下来的可人儿，一颦一笑都令人痴迷。

“想什么呢？”如玥不解，遂问道，“秋水阁的人没为难你吧？”

“怎么会呢？有崔嬷嬷在！”沛双的脸润了些红意，娇羞地垂下头去，“奴婢是想，小姐生得俊俏，必令王爷过目难忘。”

如玥抚面而笑，啐道：“没羞臊！姑娘家的，大白天说这些做什么。”

沛双清了清喉，正经了脸色施礼道：“奴婢知错了，这话是不该说，不该白天说嘛。夜幕时分再与小姐来说不迟！”

“你这丫头，都怪我平时把你宠坏了。”如玥嗔笑，舒心至极。也唯有在她这春苑与沛双一起，才能这样无拘无束，自在随心。

笑过之后，沛双不免想起方才的事：“小姐，沛双有一事不明，四年前兰姨娘去的

时候，二小姐不过九岁出头，果真如你所言，是她……所为么？”

“应该不是她所为，但也与她脱不了干系。”如玥的脸色不如方才明快，浓密的睫毛轻轻垂下，阴霾了眼眸的光华，“从前如宝何等喜欢游水嬉戏，府中无人不知，而今你也瞧见了，将她活活扔下水去，她竟连自救的本事也尽弃，险些殒命。你想想，是什么令她有这么深的阴影？”

沛双心中有了计较，扯动了嘴角不屑道：“若非二小姐亲为，必然是她看见了什么，才会如此！”

如玥闻言满意而笑，只是压制在脑中那苦涩的记忆翻滚得厉害：“可惜了那孩子，再有两三个月，就要出生了。”

“小姐重情义，昔日兰姨娘待夫人与您都好，如今满府里怕也唯有您还记挂着。”沛双也垂下头去，良久地沉默。

秋水阁内寝，酥心儿绿的幔帐里躺着泪光晶莹的如宝，原本粉腻的脸颊此时颜色枯槁，透着蜡黄的暗沉。那拉氏守在如宝身侧，心疼得不住地落泪，还要小心翼翼地如宝拭去泪珠。

“不是我，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不要，我不要，别推我下水……额娘，救我……”如宝忽然嚷起来，双手失措地乱挥，表情扭曲得厉害。

“如宝，如宝，你这是怎么了？额娘在这里，别怕，额娘就在这里，谁也休想伤你分毫。”那拉氏又是心疼又是怨恨，不过一会儿工夫，好端端的女儿就被如玥摧残成这个样子，险些连命都保不住，叫她怎么能咽下这口怨气！

额娘的怀抱总是最温暖安逸的，如宝似乎听见了那拉氏的呼唤，缓缓醒转来。



二

殿 选



崔嬷嬷前脚才踏出秀门，便听见二小姐如宝号啕的哭声，暗想着能有力气号哭应该也无大碍了，便唤了夫人近前服侍的丫头翠欣：“好好听着动静，夫人唤你再进去。”

翠欣乖觉，自然明白崔嬷嬷的用意：“嬷嬷放心，翠欣必然好好听着夫人的吩咐。”翠欣会心一笑，崔嬷嬷这才安心地离去。

善庆送走了嘉亲王和贝勒爷，才与朱珪交心：“今日之事，托赖大人周全，才不至于纰漏。”

朱珪和善而笑，略微耷拉下的眼皮更是随着双眼含笑而弯曲：“你我乃八拜之交，这般客气作甚？况且老夫也瞧出，嘉亲王很是满意……”

“满意”一词才出口，善庆的笑意便漾起在嘴角：“但愿如此，但愿如此！”言罢，二人朗声大笑。

笑罢，朱珪淡然开口，眉宇间添了一抹隐忧：“宫里的局势尚且明朗，主事安心就是，只待落定之日。”眉眼间似有十足的把握。

善庆见朱珪信念坚定，也料到新皇登基的时日不远了，谦和而略带讨好道：“之后的事，还望朱大人……”

朱珪含笑，不住颌首：“老夫心中有数。”

随即朱珪道别，善庆送朱珪上辇车，才转身回府。“去传崔嬷嬷来。”方才一脸的笑意突然散尽，善庆的脸上隐隐透射出威严。身旁的小厮不敢耽搁，应了“是”便撒腿而去。

约莫半盏茶的工夫，崔嬷嬷到了老爷平日里处理公事的书房，只在寿庭阁东侧。

“老爷。”崔嬷嬷轻唤了一声，见善庆脸色并不好看，心知是因何故，也不待善庆开口，便自行陈述，“夫人在大小姐洗面的水中动了手脚，又不允小厮划木舟供大小姐使用……”